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第九回 白良關銀牙逞威 鐵蹄牌大勝唐將

詩曰：陰魂顯聖保江山，教子伸冤敗北番。

祖父冤仇今日報，英雄小將破雙關。

羅通小將與鐵雷銀牙戰到個三十回合，不分勝敗。殺得銀牙汗流脊背，把蹄牌嗚哪一響抬住了槍，銀牙開口說：「好利害的羅蠻子。」羅通說：「你敢是怯戰了麼？」銀牙道：「呸！小蠻子，那個怯戰。今日鐵將軍不取你命，誓不進關。」羅通說：「本帥不挑你下馬，也誓不回營。」吩咐兩邊嘯鼓，鼓發如雷，兩騎馬又戰起來，正是：八個馬蹄分上下，四條脖子定輸贏。槍來牌架叮噹響，牌去槍迎迸火星。

二馬相交，戰到五十回合衝鋒，未定輸贏。羅通心中一想，待我回馬槍挑了他，算計已定，把槍虛晃了一晃，帶轉馬就走。銀牙看見羅通不像真敗，明知要發回馬槍，便把坐騎護定，呼呼大笑道：「羅通，你家回馬槍善能傷人，不足為奇，不來追，怕你奈何了我，有本事與你決一輸贏。」羅通聽言，不覺大駭說：「完了，他不上我當，便怎麼處？」只得挺槍上前又戰起來。兩下殺到日落西沉，並無勝敗，天色已晚，兩下鳴金，各自收兵。銀牙進關去了。羅通回進中營下馬，抬過了槍，諸公爺接進說：「元帥。今日開兵辛苦了。」羅通說：「這狗頭果然利害，難以取勝，叫本帥也沒本事奈何他來。」

咬金說：「姪兒，今被這狗頭擋住大路，白良關難破，怎生到得木陽城？」

羅通說：「伯父，如今也說不得，且待明日再與他交戰，必要分個勝敗。」

當夜不表。明日。早有銀牙討戰。羅通依舊出營與他交戰，又殺到日落西山，並無強弱。一連戰了三天，總是不分勝敗。無計可施。

一到第四天，元帥升帳，諸將站立兩旁。程咬金在後營有些疲倦起來，羅通只得把頭靠在桌上，也要睡起來。程鐵牛說：「諸位弟兄，元帥睡了，我們大家睡他娘一覺罷。」秦懷玉說：「兄弟又來了，元帥與番狗戰了三天，所以睡了。等元帥醒來，倘有將令，也未可知。」少眾將兩旁站立，再說羅通朦朧睡去，只見營外走進兩個人來，甚是可怕。前面頭上戴一頂鬮龍門寶紫金貂，沖天翅，穿一件錦繡團龍緞蟒，玉帶圍腰，腳蹬緞靴，面如紫漆，兩道烏眉，一雙豹眼，連鬚鬍鬚，左眼有一條血痕；後面有一人頭戴金箔頭，身穿大紅蟒，面如滿月，兩道秀眉一雙鳳眼，五絡長鬚，滿面皆有血點，袍上盡是血跡。那二人走到羅通面前，兩淚紛紛說：「好個不孝畜生，你不思祖父、父親天大冤仇未曾報雪，又不聽母訓，反到這裡稱什麼英雄，剿什麼番邦，與國家出什麼力？」羅通一見大驚，連忙問道：「二位老將軍何來，為何說這樣的話？」那二人說道：「嚇！你難道不認得了，我乃是你祖父羅藝，這是你父親羅成，可憐盡遭慘死，無人伸冤，所以到你面前，要與祖父、父親報仇雪恨。」羅通聽言，似夢非夢，大哭說道：「嚇！原來二位老將軍，就是我羅通祖父、父親親自在此。望乞祖父對孫兒說明仇人在何處，姓甚名誰，待孫兒先查仇人殺了他，然後去救駕。」羅藝道：「我那羅通孫兒阿，難得你有此孝心，若要知道仇人是誰，去問魯國公程伯父，就知明白。」羅通道：「是，待孫兒去問程伯父便了。」羅成走到桌前說：「我兒，你有忠心出力王家，奈白良關難破，為父的有件東西與你，就可挑那番狗了。」羅通連忙問道：「爹爹，是什麼東西。」羅成說：「兒阿，你不須害怕，待為父的放在你衣袖內。」羅通說：「是，請爹爹上來。」羅成上前，將手向羅通袖中一放，把羅通一扯說：「我兒醒來，為父的去也。」同了羅藝兩魏，轉身望營外就走。羅通叫聲：「爹爹，如今同祖父往那去。」旁邊程鐵牛應道：「爹爹在這裡。」把手往桌一拍，嚇得羅通身汗直淋。抬起頭來，不見什麼祖父、父親，但見兩旁站立眾將，心中膽脫，滿腹狐疑。我想祖父、父親之仇，叫我問程伯父：「阿！軍士，快與我往後營相請程老千歲出來。」

軍士奉令，忙入後營，只見程咬金正坐在那裡打瞌睡。便上前來高叫一聲：「程老千歲，元帥爺相請出營。」把咬金驚醒，那番大怒道：「這個羅通小畜生，真正可惱，我老人家正在好睡，他又來請我出去做什麼？」那番只得起身，走出中營說：「姪兒有什麼話對我講。」羅通說：「老伯父，且坐了。」

咬金坐在旁首，羅通滿面淚流說：「伯父，小姪方才睡去，夢見祖父、父親到來，要我報仇雪恨，姪兒就問仇人是誰？祖父說孫兒要知仇人名姓，須問魯國公程老伯父，便知明白。」咬金聽說，不覺大驚道：「阿唷，原來是我叔父、兄弟陰魂不散，白晝到來托夢。」叫聲：「姪兒，此仇少不得要報的，但是在此破關，不便對你說，待到得木陽城，然後說此仇恨。」羅通說：「阿呀，怕父阿，使不得的，祖父、父親曾對我說，若是程伯父不肯對你說明此事，必要捉他到陰司去算賬。」這一句話嚇得程咬金膽戰心驚說：「叔父、兄弟阿，你不要來捉我，待我對你孩兒羅通說便了。」羅通大喜道：「伯父如此，就對小姪講明。」咬金道：「姪兒阿，此事不說猶可，若還說起，甚可憐阿。家將程呼在那裡。」應道：「老乾歲有何吩咐？」咬金道：「往我後營箱子內，取那包箭頭來。」程呼答應，忙往後營，開箱取出送來。咬金接在手中，不覺大哭，悲啼叫一聲：「姪兒那，你解開來看。」羅通雙手捧過來，將包打開一看，原來是一包箭頭。忙問道：「伯父，這一包箭頭做什麼的？」咬金道：「姪兒，你那裡知道，這了包箭頭有一百零七個，你祖父中了這一條倒須勾而死，你父親遭亂箭身亡。」羅通位淚道：「我祖父、父親盡被何人射死的？如今這仇人在也不在，家在何方，姓甚名誰？我必要與祖父報仇雪恨！」咬金說：「姪兒，你道這仇人是誰那，就是隨駕在木陽城中的銀國公蘇定方這砍頭的賊子！」羅通道：「他是我父皇的功臣，怎麼反傷自家一殿之臣起來？」咬金道：「姪兒，你有所不知，那年煬帝在朝，累行無道，各路作亂，自僭為王者多，天下何曾平靜。那蘇定方保了明州夏明王竇建德，起兵到河北幽州，攻打城池，欲奪河北一帶地方，乃是你祖父老將軍管轄的汛地。他一點忠心與皇家出力，保守幽州，豈肯被番王所奪，所以你祖父出戰，被蘇定方發這一枝箭，名曰倒須鉤，正射中在左眼，你祖父回衙拔箭歸陰了。後來五王共同起兵，共伐唐邦。蘇定方設計，把你父哄到淤泥河，四蹄陷住，身被亂箭而死，可憐你父背如篩底。為伯父的前往殞殞，打下箭來，一共有一百零七箭。我原想姪兒大來，好與父報仇，所以將這些箭頭收拾在此，與你看的。難得叔父、兄弟陰靈有感，前來托夢，今日對你說明天大冤仇，乃銀國公蘇定方這狗賊。」羅通聽言，暴跳如雷，說道：「我把蘇定方這賊子碎屍萬段，方雪我恨。哎！父王、父王，你好忘臣子之功也。我羅氏三代盡忠報國，就是這一座江山，虧我父之功，怎麼反把仇人蔭子封妻。我羅通不取這賊子之心，誓不立於人世也。」正在大怒，忽有軍士報進：「啟元帥爺，蘇家二位公子爺解糧到了。」羅通說：「住了。蘇麟、蘇鳳如今在那裡？」軍士稟稱，現在營外。羅通說：「阿唷，氣死我也，捆綁過來。」蘇麟、蘇鳳道：「小將奉令解糧，毫無差錯，為甚元帥要把小將們捆起來？」羅通不好說報仇之事，只因方才正在忿怒頭上，所以要把他弟兄捆綁進營，如今仔細想來，無甚差誤，卻被他弟兄急問上來，不覺頓口無言。說：「也罷，本帥有令箭一技，命你往關前討戰，若勝得番將鐵雷銀牙，這就罷了；如若敗回，休怪本帥。」蘇麟、蘇鳳一聲：「得令。」接了令箭，退出營外。蘇鳳叫聲：「哥哥，元帥不知為甚大怒，不問根由，要斬我們，內中必有蹊蹺。今又命哥哥到關前討戰，知道番將利害不利害，倘然不能取勝，性命就難保了。」蘇麟泣淚道：「兄弟，你難道看不出羅通作事麼？」

蘇鳳說：「哥哥，兄弟不知是何緣故。」蘇麟道：「呀，兄弟，我哥哥不是癡呆懵懂，此事盡已知道。方才一到營前，也不問解糧多少，就把我們綁進營門，羅通面上已發怒容，已有淚形，竟要為兄到關前討戰。若勝還可，倘然不勝，性命必不能保。想他一定要與父報仇了，怎奈兵權在他手內，為兄的命一字玄玄，也說不得了。」蘇鳳說：「哥哥且請寬心，若不能取勝，是有做兄弟的在此，與羅通分辯，解救哥哥。」蘇麟說：「兄弟，只怕未必肯聽。你在營前且掠陣，待為兄的到關前討戰。」蘇鳳說：「是。哥哥須要小心。」那蘇麟頂盔貫甲，跨馬端槍，出營與銀牙打仗，我且不表。

單講羅通在營又叫道：「老伯父阿，姪兒方才夢中，父親又對我講道：『你若要破此關，我有一件東西在此。』即放在小姪袖

中，未知什麼東西，夢中之事只怕不真。」咬金說：「原來有此一事，決不謊言，看看袖中是什麼東西。」羅通把手往袖中摸出一張紙來，你道有什麼在上面，卻畫就一張小小彎弓，一枝箭在上面。羅通見了，不解其意。便說：「伯父，這一件東西，不知什麼意思，叫小姪不解。」程咬金說：「這又奇了，我羅老兄弟既然陰魂可保江山，此物決非無用，待我想來是何意思。」想了一回說：「嚇，是了。姪兒，你難道不知此件東西怎樣用他的麼？」羅通說：「伯父，姪兒不知怎生用法。」咬金說：「姪兒，當初你父親慣用懷揣月兒弩的。」羅通說：「伯父，怎生叫懷揣月兒弩。」咬金說：「姪兒，你不知道，當初你父在日，有這一點小弓小箭，藏於懷裡，若遇勇將，不能取勝，拿將出來，百發百中，取人性命，如在手掌。那年伯父在於關前，看你父與殷學交鋒，連戰百餘合，不能取勝，用此物傷他命的。今日姪兒難破白良關，你父也教你用此月兒弩，所以紙上畫此圖形。」羅通說：「果有此事，但小姪不曾用，怎麼處？」咬金說：「不妨，你是乖巧的，容易習練，你父也曾教我，為伯父的雖不能精，有些會的待我教你就是了。」羅通就吩咐家將，應聲去造懷揣月兒弩。

再表這一首蘇麟大敗進營說：「元帥，關中番將端牌甚是利害，小將難以取勝，求元帥恕罪。」羅通大怒，喝聲：「蘇賊，今日本帥第一遭領兵到此，一重關還沒有破，你就大敗回營，刀斧手過來，與我將蘇麟綁出營門梟首。」刀斧手一聲答應，把蘇麟背膊牢拴推出營門去了。嚇得蘇鳳魂不附體，連忙跪下說：「元帥，勝敗乃兵家之常事，求元帥恕罪。」羅通大怒道：「勝則有賞，敗則有罰，你敢觸怒本帥，左右與我拿下，重責四十棍。」兩旁軍牢奉令，把蘇鳳拿到案前，只見刀斧手已取蘇麟首級進營來繳令了。蘇鳳一見，大放悲聲，哭出營外，回進自己營中，收拾行囊路費，自思此地不是安身之處，受了四十鋼棍，可憐打得鮮血直流，含怒起身，等得三更時分，逃脫身軀，另保別主之事，我且丟開。再講羅通叫聲：「伯父，小姪斬了蘇麟，方出胸中一忿之氣，必須殺了蘇定方，我祖父、父親冤仇報雪。」咬金說：「這個自然。明日待伯父教你懷揣月兒弓，破了白良關，殺到木陽城，好斬蘇定方這個狗賊。」羅通道：「是，多承伯父指教。」其夜話文不表。

單表來日，早有軍士報導：「啟元帥爺，蘇家小將軍昨夜不知那裡去了。」

羅通說：「一定逃走了，由他去罷。」是日，程咬金教羅通習學懷揣月兒弓，果然羅通乖巧，一學就會，練了三日，射去正中。咬金大喜說：「如今練來已熟，事不宜遲，明日就去攻關討戰，或者你父陰靈暗保，也未可知。」羅通應聲道：「伯父之言有理。」一到明日，裝束齊整上馬，把月兒弩藏於懷內，炮響一聲，一馬衝出營來。後面程咬金也在營前觀看。那羅通來到關前，高聲大叫：「呔！關上的，快報與那個虜狗說，本帥與他連戰三天，不分勝負，今日叫他出來，定個輸贏。」小番報進關中，鐵雷銀牙披甲停當，帶了手下，放炮開關，一馬當先，衝過來了。羅通一見喝聲：「虜狗，你來送死麼！」把槍一串，催上馬來，一心要取番將首級，也不打話，二人大戰。原殺個平交，戰到了二十餘合，羅通詐敗佯輸，帶轉馬頭而走。鐵雷銀牙扣定馬說：「小蠻子，你不必弄鬼，魔家知道你回馬三槍利害，不來追你，有本事再與你戰三百合。」住馬不追。羅通詐敗下來，左手往懷中取出一張小弓，回頭看見他不追下來，即把槍按在判官頭上，帶轉馬來，暗叫一聲：「父親阿，你陰靈有感，暗中保佑我孩兒一箭成功。」心中在此想，把手一捺，嗖的一箭發將出來，果然羅成陰靈暗助，不高不低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番將咽喉。

銀牙說聲：「什麼東西飛來。」要閃也不及了，哄嘯一響，馬上翻將下來，死於馬下。羅通見番將已死，回轉頭來叫聲：「程伯父、眾將們，好搶關口。」

口叫動手，把槍一擺，豁喇喇縱過吊橋來了，手起槍落，好挑的。那些小番走得快，逃了性命，走不快也有蕩著面門，也有刺著咽喉，死者死，傷者傷，逃者逃，多棄關飛奔金麟川去了。元帥同諸將來到關中，查盤錢糧，點明糧草，養馬一日，到了明晨，放炮一聲，兵進金麟川，此話慢表。

再講金麟川守將名叫鐵雷金牙，身長一丈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正在堂上閒坐，忽見小番報進說：「平章爺，不好了，白良關又被唐兵打破，銀牙將軍陣亡了。」鐵雷金牙聞言大驚說：「有這等事！阿呀，我那兄弟阿，可憐如此英雄，一旦喪於唐將之手。」大哭數聲，淚如雨下。吩咐把都兒關上加起灰瓶石子，踏弓弩箭，若是唐朝救兵一到，速來通報，待魔家好與兄弟報仇。

不表關內之事，再講到羅通大隊人馬來到金麟川，離開數里安營下寨，放炮停行。到了明日，元帥升帳，聚齊眾將，站立兩旁。便開言說道：「諸位哥哥在此，北虜番將甚是利害，你們難以開兵，今日原待本帥親自出馬，或者挑得番將也未可知，你們多上馬端兵，看我打仗。倘然取了金麟川，豈不為美。」眾將稱善，羅通按好盔甲，帶過馬，手執槍上馬，一聲炮響，一馬衝出營來。小番看見，報進關中。鐵雷金牙聞報，披掛停當，頂盔貫甲，上馬提刀，放炮開關，放下吊橋，帶了眾番，一馬衝出關來，正是：饒君烈烈轟轟士，難敵唐朝大國兵。